

彼岸无岸

杨立强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彼岸无岸

杨立强 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岸无岸 / 杨立强著.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5. 9
ISBN 7-102-03469-5

I. 彼... II. 杨... III. 绘画—艺术随笔
IV. J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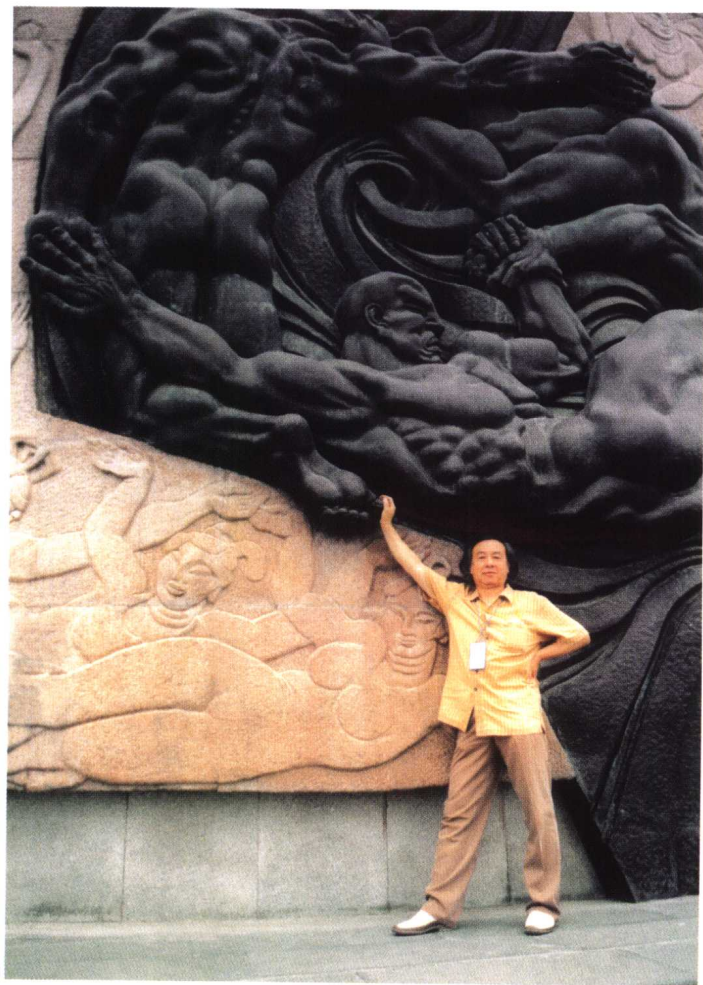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1441号

彼 岸 无 岸

著 者	杨立强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市北总布胡同32号) 电话:65122584 邮编:100735
责任编辑	鲁晓明
制版印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5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 15
印 数	1-3000

ISBN 7-102-03469-5

定 价 68.00 元



2004 年摄于长江三峡大坝

序

赵俪生

与立强为友,还不到一年,真是相交恨晚。立强小我 30 岁,我已是望九,他也临届花甲了。不过“花甲”这一道关,是人生由少壮往成熟发展的一步,用季节打比喻,像由盛夏转入金秋。立强在本书中多次也说,金秋是最美的季节。但愿立强在此后这最美的年光中,能创作出比前边三四本画集更奔放、更热情的山水画和花鸟画来。

乙酉年春节前后,我因病住院近一个月。临届出院时,兰州青年书画家李世嵘同志(他是立强的得意晚辈画友)说,要找一部车送我回家。在车上,他递给我这部打印稿,说立强现在老家成县,春节后就不再过兰州,径直到南京布置这部稿子的插图和出版,希望我写一篇序。写序之事,我固不敢辞,



赵俐生教授与作者在一起

但我与时下一些人不同,时下有些人主张不读书的内容就可写序,我没那个本领。我不但要读稿子,还要反复读立强的几本画集,还要读立强的老师蔡鹤汀先生的画集,这个工作量就大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考察完这些材料之后,我感觉到我在序里有话可说了。

我要说的第一部分,是有关立强的恩师蔡鹤汀先生。立强在本书的首篇中,用一万四千多字的篇幅,亲切地记述了在“文革”的苦难岁月中,师徒二人艰苦教画、艰苦学画的历程,是十分感人的。但需要指出,教与学的内容仅限于基本

功,如用水、用墨、用笔,如何点染、如何勾勒、如何皴擦等等。至于画的风格,则二人很不相同。蔡是任伯年画派的后裔学人,画路很宽,画老虎、画水牛、画孔雀、画泰山和华山、画梅花,特别在画梅方面有一定的创造性。立强不然,不见他画虎、画水牛、画孔雀,他专注的对象就是他老家的山山水水,而且专注地使用大青绿法来挥洒。他对两山峡谷中间的水气(雾)也特别喜爱予以抒写。

这个悖反现象并不奇怪。在大学里,导师带研究生也有类似现象。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导师和研究生的题目完全配套,研究生的题目不过是导师题目的一个小分枝。其二是,研究生和导师不配套,各干各的,但研究生仍然能从导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立强与蔡先生的师生关系,应该属于后一种。

我要说的第二部分,是有关立强的第一本画集(1989版),这本画集一翻开,简直要吓人一跳,这里面全是一个画家对家乡山水的热爱和抑制不住的企图用大青绿来加以表现的冲动。这种冲动是无可谴责的,但据说评语纷至沓来,“太野啦”。“野”有什么坏?凡·高画的云彩和树头不是很“野”吗?对画家的这种冲动,是要鼓励而不是抑制。到立强的后面一部画集里,受到抑制果然平静了许多,但同时创造性不是更少些了吗?所以我主张,不要抑制,让它冲动下去,在冲动的过程中,它自然而然需要某些技法,自然而然需要某些传统来借鉴,慢慢地一个完整的艺术家就形成了。许多事

情的过程,不就是这样的吗?

最后,提两条意见。

第一条。书名《砚边散墨》未免过分潇洒了一点,没有透露出写这部书的积极意义。这部书的积极意义是什么?它应该是,一位学艺无门的远方青年,投到一位无形中处于有罪状态的画家门下,师生凄苦教画学画的整个过程。这些,从书名里一点也反映不出来。李世嶸说:“你给他改一个”,我说:“岂敢!”一个人的名字,一部书的名字,只有这个人的父亲和书的作者本人,才有这种天赋的权威。

第二条。文章的水平极好,而这是从我个人说的。看报纸,有人说时下青年的英语水平还可以,中文水平太差。从那种水平看,应该说,深了点。里面使用的若干画家术语和带哲学味的术语不少,非常适合于我这样文化水平的人,而不适合于比我再低一码的人。

2005年3月8日惊蛰后一日

写于兰大22楼之209室

时已临界89岁



目 录

寂寞长安烟雨痕	1
重在写意	31
学画琐忆	33
与荷为邻	44
我读黄宾虹	51
高标独立的黄秋园	55
写生琐谈	59
我对青绿山水的认识与创作	73
谈变	92
水磨坊的梦	95
风格的形成	104
放与收	107
石涛如是说	116
众里寻他千百度	118

谈题款	128
踏雪	130
个性与时代	136
谈继承传统	139
“怪才”陈子庄	148
子范先生论画	151
月是故乡明	156
画竹有感	174
虚与实	180
感悟扬州八怪	183
奇馨满纸写梅魂	188
故园风物是我师	207
后记	224

□ 寂寞长安烟雨痕

我的老师蔡鹤汀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28 个春秋了，岁月悠悠，似乎已经非常遥远。但是，每当我作画时，眼前就浮现出老师挥毫弄墨的影子；平常和朋友们闲谈或论画，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述他的艺术和生活中的轶闻趣事；我缅怀他和蔼慈祥的音容笑貌，怀恋着和他在一起的时光，不论我孤独寂寞，还是幸福快乐的时候。我之所以如此难以忘怀，就因为他曾像慈父一样地爱护我、扶掖我，指引我走上了艺术的道路。多年来，先生一直是我做人从艺的楷模，他留给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终生享用不尽。

记得 1968 年春天，正是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日子，凡是有文化的都被通通打倒，不但要打倒，还要踩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我的老师蔡鹤汀先生自然就是被打倒的对象。

早在“文革”之前，蔡先生就忍受着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

国画家蔡鹤汀先生
(1909-1976),字颐元,号枕石
散人,斋号获芦盦,福建省福州
市人。



摧残,一是他长期身患糖尿病和心脏病,一是因为早年在上海的经历。“文革”开始后,他的病情日渐严重,思想上又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在那个年代,像他这样的人不仅失去了艺术创造的自由,连生存的权利也岌岌可危,只有怀着无可奈何的悲凉之感,苟且偷生。

我那时刚刚 20 岁,整日地痴迷于绘画艺术,而对外面纷乱的世界不屑一顾。可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即使我想洁身自好也做不到。在武斗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到处乱碰,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后来,我离开家乡,到了无人了解

我的西安市，住在我二姐家。为了不给二姐添麻烦，我早出晚归，整日在大街上游荡着，一面画人像写生，一面看满街的大字报。就这样，我无意中结识了一位靠写字度日的书法家郭锋先生，他看我好学能下苦功，就毅然带我去蔡先生家。当时，我真是高兴极了，因为蔡氏兄弟的大名我早就如雷贯耳，他们二人合作的《花卉写生技法》一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又心存疑虑，人家是全国闻名的大画家，怎么会见我这个初学者呢？那感觉真如丑媳妇见公婆，想见又不敢见。后来，我还是硬着头皮，跟郭锋先生去了。一进门，我看见蔡先生面容枯槁，花发蓬乱，在床上拥被而坐，眼神里透出一种本能的惶恐和紧张。他还以为我又是找他麻烦的红卫兵，不等我们张口，他就说自己病情严重，不宜和来客说话。

郭锋向蔡先生的夫人区丽庄说明来意后，蔡先生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是来拜师学画的学生。那年头，是非颠倒，人伦尽丧，学生都以反戈一击造老师的反为能事，许多老师吃尽了学生的苦头，纵有多少悲愤、伤痛也无处诉说，哪里还敢企望教课授徒。区老师倒是很高兴，看了我的一些国画写生和铅笔速写，连连说好，然后介绍给蔡先生看。蔡先生无精打采，接过去看了看，淡淡地说“好好好”。初次的见面，几乎就要在这样尴尬的气氛中结束了，我心里七上八下，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郭锋再次向蔡先生说明：这孩子老实，真的是来拜师学画，而且来自遥远的甘肃。在他们心目中，甘肃就是戈壁沙漠和骆驼出没的荒凉之地。郭锋还提出，希望蔡先生能作画示范一张，让我见识见识，也算不虚此行。我眼巴巴地等着，



蔡先生想了想，居然答应约我改日再来。

等待相约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我既紧张又兴奋。好不容易挨到星期四晚八点，我便按捺着激动不已的心情去蔡先生家，一进门看见蔡先生情绪还好，才略微放心。蔡先生看我来了，就嘱夫人用线毯把窗户和门口的亮窗遮掩起来。对此，我大惑不解。区老师悄悄告诉我，怕外面透光，让那些“有心人”看见就坏事了，我们可要挨批斗呢！我说为什么，她神情凄然地说，他们会说我们给你灌输“封资修”思想，大画黑画，吃不了还要兜着走。

那时候，真是人人自危，草木皆兵啊。

当时，因为发表了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词，画家可以画梅自卫，几乎所有的画家都画梅花，借此表达胸中的逸气。蔡先生也不例外，只有画梅花才有安全感。那天，做好隐蔽工作之后，蔡先生挥毫落笔，一起一落，勾勾点点，不一会儿工夫，一幅咏梅图画出来了。他随手题上咏梅词，落上款送给我。我惊喜交加，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蔡先生和夫人说，要学画，就要老实地练基本功。

回到住所，我把这幅画贴在墙壁上反复观看，近看，远看，如此看了又看，高兴得睡不着。不久我回到家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朋友们，有人为我高兴，有人则不以为然。可我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反而自得其乐，学习的信心和劲头更足了。然后，我鼓足勇气给蔡先生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一再表达我渴望求师学画的强烈愿望。很快，最终成为我师母的区老师代蔡先生给我写了回



本文作者与老师蔡鹤汀先生及夫人区丽庄女士合影。摄于1970年。

信,表示乐于接纳我做他们的学生。我把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也非常高兴,逢人便讲我有了老师。在母亲和朋友的殷切期望中,我感到了自己作为蔡先生的学生的无比荣耀,也感到了一种沉重的负担与压力。

从此,我住进了蔡先生家,开始了新的生活。与此同时,蔡先生又给我介绍了其弟蔡鹤洲先生及夫人林金秀老师,我都称他们为老师。蔡鹤洲先生性格耿直,快人快语,不同于胞兄的内敛温和。鹤洲先生早年画学任伯年、吴昌硕、八大诸家,得其真髓,并自成面目。他在绘画上多能善变,与胞兄鹤汀先生一样在画坛久负盛名,也是一位全能画家。

当我面对这些老师时,我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仔细想想,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思议,出生在甘肃南部一个偏僻小县城的我,竟然结识了久居西安的著名画家蔡先生等人,而且有幸成为他们的学生,如果不是上苍对我的格外眷顾,那就是佛家



所说的“缘”吧？

蔡先生与师母对我视如己出，我也不敢偷懒，努力学习，兢兢业业，从不怠慢自己的功课。闲暇时，我就主动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以减轻师母的负担。随着相处日久，他们了解了我，把我当成这个家庭的一员。那时蔡先生家里经常有些画家朋友来访，蔡先生都要一一给我介绍，他们谈论艺术或请蔡先生指点迷津，我便站在一旁恭恭敬敬地聆听，增长了不少见识。先生自感身体和精神好的时候，就关起门悄悄地拿出他的部分作品让我看，一边讲他用笔用墨的方法，讲构图的合理性，讲画的意境，还有他对中国画的认识和审美观。有时，他还饶有兴趣地讲他和画家朋友的趣事，讲自己的生活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语言和思想的交流也在不断地加深，蔡先生竟然视我为忘年之交！



记得在蔡先生家里，每天蔡先生起床首先要问：“立强在吗？”说在家，蔡先生好像就安心了。若说不在，他便自言自语地说：“这孩子跑到哪里去了？”

在他心目中，我好像会被人抢走了似的，他是那么害怕失去我。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想先生如此待我的原因。在当时的政治环